

國中教育民主化之路

董渭川著

中華書局印行

莊序

近來大公報屢有向教育家控訴的文章，我讀了以後，正擬草文答覆，忽然看見該報三十日所載董渭川先生的「單向教育家控訴夠嗎？」一文，實獲我心，故未再寫。董先生在該文中提及我是他的啓蒙導師之一，實不敢當。我一向對中國教育的看法是坐井觀天而已，遠不及董先生在教育界的經驗那樣豐富。他同意我的看法，加強了我的信念。

回憶董先生和我三年前同在四川璧山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時，相處緊隣，晨夕領教。董先生那時正寫「中國教育民主化之路」一稿，我得先觀爲快！董先生認爲教育的民主化雖不能孤立進行，可是「如果把責任推諉給別的方面，靜候民主化成功了，使教育有了方便再變，那一則是忘記了教育和其他種種的聯鎖性，二則是忘記了教育之開闢新路向的功能。」這真可作爲我們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銘。

是的，盲目認爲教育可以單獨民主化，固是枉然，等待別方面先向前走，教育跟在後面走，也是推諉責任。「中國教育民主化之路」，便是負起責任的教育工作者應走的路。我相信這是劃時代的一本著作，深願與教育界同工以董先生所指的路向共勉前進。

一九四八年復活節莊澤宣識於嶺南大學

中國教育民主化之路目次

莊澤宣先生序

第一章 教育民主化的問題發凡

一 教育民主化之趨勢與困難

二 中國到了研討此問題的時機

三 提出一個研討的輪廓

四 結論

第二章 從背景看教育的民主化

一 封建社會與科舉

二 科舉洋化的起因

三 次殖民地與洋科舉

四 洋科舉的結果

五 不民主與反民主

第三章 教育民主化的基本要求

一 問題逼到了頭上……………二三

二 從反封建以實現平等的教育機會……………二四

三 從反侵略以發揚自由的教育精神……………二七

四 雙管齊下相因相成……………三一

第四章 今後教育政策的民主化

一 努力國化——掃除崇拜外洋的積習……………三三

二 鼓勵創造——捨棄整齊劃一的要求……………三七

三 注重配合——糾正乖離破碎的做法……………四一

四 發展基層——救治頭重腳輕的毛病……………四四

第五章 今後教育機會的民主化

一 邊疆的教育機會……………四七

二 華僑的教育機會……………五三

三 成人的教育機會……………五五

四 傷殘的教育機會……………五九

五 窮人的教育機會.....

六〇

第六章 今後教育方式的民主化.....

六五

一 開闢自學的大道.....

六五

二 爭取學習的主動.....

六九

三 建立放射的中心.....

七二

四 改變考試的要求.....

七七

第七章 今後教育內容的民主化.....

八二

一 內容必與建設相結合.....

八二

二 初等教育的內容.....

八五

三 中等教育的內容.....

九三

四 高等教育的內容.....

一〇三

五 測量教育成效的新要求.....

一〇七

六 結語.....

一一二

第八章 今後教育制度的民主化.....

一五

一 發揚自動的精神.....

一一五

二 分散教育的權責	一一七
三 創立成人的系統	一一九
四 把握幹部的需要	一二二
五 貫徹單軌的特質	一三一
六 完成統整的機構	一三六
七 加強輔導的力量	一四一
第九章 今後師資培養的民主化	
一 鷄生蛋呢，蛋孵鷄？	一四九
二 在制度上政教分軌呢，還是合一？	一五四
三 師資底量和質是一回事呢，兩回事？	一五六
四 金錢誘致教師呢，社會培育教師？	一六一
第十章 今後教育經費的民主化	
一 從需要看	一六七
二 從來源看	一七八
第十一章 教育民主化之條件	
一	一八〇

一 政治的民主化	一八〇
二 經濟的民主化	一八三
三 ^{社會的民主化} 社會的民主化	一八六
四 國際地位的民主化	一八八
五 教育者頭腦的民主化	一九一
六 教育工具的民主化	一九四
七 結語	一九七
校畢後記	一〇一

中國教育民主化之路

第一章 教育民主化的問題發凡

一 教育民主化之趨勢與困難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數年，波蘭底愛國志士爲復興民族喊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用教育爭取自由(Through education to freedom)!」（註一）也就在這個時期，墨西哥底革命先驅爲改造社會貼出了一張鮮明的標語：「用教育獲致解放！」（To educate is to redeem）（註二）由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自國家民族的對外以至於人民大衆的對內，要想求得自由與平等，根本上一大部分有賴乎教育的工夫，更有賴乎教育之找到正確的路向。

因爲二十世紀是人民底世紀，儘管有法西斯的反動，而勝利終究還是屬於民主底勢力。目前雖然還有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的衝突，而民主的潮流是誰也阻止不住的。真正的民主應該是國與國間人與人間一律平等與自由；然而要實現此種理想，還須經過長時期的努力。努力的方式不一，而其成功的關鍵也是一大部分繫乎教育。波蘭和墨西哥正是對於這一點特具認識的先知先覺者。

要於軍事政治經濟之外，同時運用教育使弱小者和落伍者獲得解放，必教育之本身首先具此要求，走此路向；否則，可能產生背道而馳的結果。國際文教科組織提出的「教育民主化」的呼籲，正反映着戰爭賜予的教訓，時代賦予的認識。

然而，教育民主化，却並非一樁易事。像新大陸一個後起的國家，並未經過悠久的封建階段，且因以工以商立國，素以自由平等的思想發達自豪，可是爲了爭取大衆底教育權，爲了徵收人民底教育稅，爲了建立政府對教育的監督權，……尙且經過長時期的鬥爭，費了多少人底力量，纔成就了並不徹底的民本教育。又如，爲謀經濟平等而革命的蘇聯，於流過若干年血之後，動員全國知識份子底力量，近乎二十年的功夫，纔解放了全國底文盲大衆，真正實現了人盡其才的理想。再如，產業革命最早而又實行民主最先的英國，一直在教育上保留着她底雙軌制，到這次大戰纔因幾乎亡國的慘痛而有變爲單軌的企圖。由美、蘇、英底教育發展史跡，可以證明，要實現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是如何的不易了。

二 中 國到了研討此問題的時機

至於我們，雖然近二十多年來，在教育上極力效法美國，甚至被國聯教育考察團譏諷爲：「力求與美國人之觀念相契合」，^(註三)可是因爲我們自身已成了帝國主義者底次殖民

地，國土日蹙，國勢日危，並且具有幾千年的封建歷史，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皆和民主有着鴻遠的距離，在教育上效法外國的花樣雖然繁多，卻未能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其所以未能，有的人完全沒有看到；有的人儘管看到了，也僅只作理論的介紹，對實際並無影響。正因客觀環境的限制，外國底道理和中國底事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在抗戰勝利和不平等條約廢除了之後，因表面上獲得了民族的獨立，於是政治民主化的口號已四處傳播，教育民主化的要求也繼之而起，那麼我們底教育如何纔能民主化，以至於民主化之內容是些什麼，不有待於好好地研究嗎？

「民主化」是一個漂亮的名詞，認真詮釋起來，本不免見仁見智之不同；而況說到教育。正唯在集古今中外思想之大成的中國社會裏，易隨主觀與成見而有紛歧的說法，自更格外值得討論。

三 提出一個研討的輪廓

討論之範圍，首應着眼於中國教育所特具的背景，因為中國抄襲外國底教育已超過半個世紀之久，縱不好意思承認完全失敗，至少是功不抵過；主要的原因當在於受不住列強底壓迫而不得不盲目抄襲，根本忽略了背景的差異。如今要使中國底教育配合着中國底政治一同

走上民主化的大道，自必須先洞察其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根源，也就是其背景所在。大家對於病源認識清楚，藥方纔容易商量。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誰也知道不是根本治療沉疴之道。因此，在透視過了既往之後，不能不全盤地矚望將來，於是乎中國底教育在一面如何徹底祛除痼疾，又一面如何配合整個革命建國的路向，而積極發揮作用，便成了必須緊接着提出的問題。具體說來，這便是教育民主化的要求、內容與做法。

要求是方針，固然非教育自身所能定，但是如何依據整個中國今後要走的路子，以及政治經濟各方面民主化的要求，教育者也應該集其思力窺探出端倪來；不然的話，教育便永遠居於被動的、無自覺的地位，永無充當領導打前鋒的資格，到後來反倒成爲全盤民主化的一種累贅。由民主化的方針而產生民主化的政策。今後我們底教育應該由重頭輕腳而且強制劃一的政策下徹底解放出來，把教育底權利普遍給予文化水準比較低的地區和跌落在教育圈外的文盲大衆，以實現地與人兩方面的機會均等，以完成「地盡其利」和「人盡其才」的理想。再由此民主化的政策決定民主化的內容與方法，如教育之內容如何與各地民衆底生活協調，教育之方法如何與各地民衆底生活聯繫，如何不使學生作教條底、書本底、分數底奴隸，這不單是需要研討，更且是有待實驗創造而後解決的問題。只要內容變質，方法變路，

便必然地形成了中國教育底革命。革命便是打破中國教育上的不民主和反民主的傳統勢力與外洋枷鎖。這一來，又逼到了對中國教育制度的重新考慮。不只在制度上考慮如何適應全國各地不同的條件與需要，如何為成人建立教育的體系，還必須因精神與實質的改變，考慮如何自下至上另作全盤的安排。行政是制度底一個部門，所以更得考慮：如何在我們底各級教育行政組織上免去專斷獨裁與「人亡政息」的毛病，而真正成為民主的機構？又如何在全盤行政的觀點上，不再專以資格文憑作衡量「人才」的標準？

依據上述的幾個前提，可見民主化的教育需要從頭創造起。因之，教育工作人員如何擺脫傳統的師範教育底老轍，另作適應新需要的培植，把師資之質與量的問題同時解決；以至於如何以師範教育為中心而建立一面全國底緊密扣合的輔導網：這也是民主化的基本問題。

同時，新的做法需要新的工具。在現階段，對於擴展教育，有着比文字更有力的許多新工具，如電影、播音、模型、圖畫、歌曲、劇本……，其內容應如何民主化，應如何大量製造與供給，都必須研討。就是文字這種工具之本身應如何簡化，到今天，也不容馬虎了。常有人特別看重教育經費，認為只要有了錢，則教育一定可以辦好。這種看法，應用在過去已是問題，應用在民主化上，更屬錯誤。沒有錢固然辦不成教育，像今天當教員的吃不飽餓不死的情形，更使教育搖搖欲墜。但搖搖欲墜是一回事，民主化又是一回事；民主化畢

竟並非拿錢可以買來。教育經費底來源如何民主化，如何不再讓窮人出錢富人受教，如何運用教育的力量與方法以增闢經費底來源，如何使教育本身生產化，再如何依民主化的政策支配經費的用途，這都是爲經費發愁的教育者須煞費商討的新課題。

最後談到教育者自身：今日的教育者，有多少是出生在民國以前的，受過專制時代的教育的，甚至參加過科舉得過功名的；又有多少是出生在辛亥以後，而受過高壓的家庭教育和傳染過歷史性的反民主思想的；並且正在從事着的教育還是尙待走上民主化之路的。（例如常見的「奉校長手諭」，代表的是什麼意識與習慣？）想到這些，就覺到教育者如何對自己再教育的問題，已牢牢貼在每天早晨應用的鏡子上了。如中國教育學會在年會中以「中國教育民主化」爲中心議題，正是教育者集體的自我再教育之良好楷模。

上邊舉述的這些問題，是我個人此刻教教育和學教育所感到的，綜合起來看，夠不夠研討「中國教育如何民主化」這一課題底輪廓，我並沒有自信。

四 結語

總之，教育民主化是世界底潮流，中國底教育也非順應這個潮流而變革其質與路不可。不過，民主化的實現，必有待於長時期的努力。尤其在中國，有人說我們底教育已形成了最

頑固的一環。要想打破它底一大套頑固的傳統，也就是其不民主與反民主的傳統，需要革命的勇氣，更需要實踐的毅力，尤需要教育者共同的思考與學習。

雖然教育底民主化不能孤立進行，有賴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同時民主化爲其條件，例如，土地問題不解決，耕者無其田，單靠教育去教大衆增加生產，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教育者不應忘記，其他種種也同時有賴於教育的民主化爲其基礎，彼此是相因相成的。如果把責任推諉給別的方面，靜候別方面民主化成功了，使教育有了方便再變，那麼一則是忘記了教育和其他種種的聯鎖性，二則是忘記了教育之開闢新路向的功能。

(註1)見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Adult Education(1929)。

(註2)見 Sanchez 著 Mexico: A Revolution By Education。

(註3)見國聯教育考察團著中國教育之改造。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報「星期論文」)

第二章 從背景看教育的民主化

一 封建社會與科舉

中國底教育，到今天，一直在走着科舉的道路，毫未改變；和清末以前所不同者，只是舊的科舉由張之洞等人加上一層洋皮，成爲洋化了的科舉而已。科舉，不論其爲土的洋的，皆是民主的死對頭。要實現民主的理想，享受民主的生活，在教育方面便不能不首先致力於反科舉——也就是革科舉教育底命。

要反科舉，必須先研究科舉是怎樣產生的？由什麼條件決定的？

要解答這問題，便應該毫不遲疑地說，科舉是封建社會決定的。中國底社會在本質上是具有幾千年歷史基礎的封建社會。在此種社會中，自政治、經濟、法律、道德、教育、風習以至於全盤的文化，皆是封建的。近百年來，雖因外來的刺激，在表面上起過若干波浪，如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改建民主，又如五四運動，打倒舊禮教，提倡「德謨克拉西」與「賽因司」，皆沒動搖到社會的本質，只及於上層的知識份子而已。到今天，不單封建思想依舊深藏於人民大衆底腦海，並且在職業的區分上，「士」依舊成爲一種職業，而且居乎四民之首。治者與被治者，勞心者與勞力者，在此刻社會中還顯示着深刻的界劃，不正是封建社會

的強烈色彩嗎？

封建社會對教育的要求，是造就統治者、人上人。這種教育，當然只有階級性，而無普遍性；既不要求其普遍，更不許可其普遍。因而受教育成了一種專業，並且是極少數人底專業。「士之子恆爲士」，便是明證。受了教育便成爲士，也就是取得了社會上的優越地位與特殊權益。因此，受教育之目的是換取功名富貴，有功名就有官做有錢花了。農工商在職業上思想上都需要安分守己，自然他們和教育絕緣。

當統治者需要有統治的本領，所以教育的內容是一套加強封建勢力的法術，與農工商的實際生活毫不相干，並且鄙視那些事情。在聖人眼中「稼」和「圃」都是「小人」底行爲。（註一）所以教育的方法是識字、讀書、寫文章、應考試。受教育的人叫做「讀書人」。讀書人有時也從事於「耕」，卻是「筆耕」「舌耕」。許崇清氏說：「中國從來的教育，只是關於支配行動的教育；關於生產行動的教育，在中國則是從來所無的。」（註二）這正是一針見血之論。

再從歷史上看，中國自有可考的教育設施以來，幾千年的教育史可以說是一部科舉教育史。科舉制度在中國雖只有一千三百年的壽命，但科舉制度是一回事，科舉精神又是一回事。科舉精神是不論在制度上採用的什麼方式，在要求上，施教育和受教育都是爲了造就統

治者，人上人。隋煬帝有鑒於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察舉」制發生種種流弊，乃改爲不顧情面的一例考試，由州郡錄取而送之於朝，謂之「進士科」，也就是「科舉制」。這只能說是選拔統治者在方法上的進步，其精神和原來是一貫的。隋以前，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九品」制與「察舉」並行；「九品中正」惟在品敍閥閱，予官僚子孫以官級，「察舉孝秀」則是提拔平民，送到政府策試，而後命官。這辦法的流弊所及，登庸盡爲官宦所把持，平民不和貴族厚結姻緣，便無被察舉的希望。以此之故，隋煬帝改爲一例的考試。再往前，漢代創立「鄉舉里選」制，選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舉到之後仍然要考試，這只是開放選拔統治者的大門，使平民有機會升入官僚階級與聞政治而已。再往前，戰國時代，諸侯皆爭養士，是因爲蘇秦張儀之類「士」的階級勃興，打破了貴族專政的局面。平民由讀書而變爲士大夫而升格爲統治者，是由此時起的。更往前，從有史到戰國，在封建貴族政治之下，教育制度是雙軌的：貴族分封土地世襲爵位，他們受教育自然爲了鞏固其統治權力；平民在另一軌的「小學」裏受教育，也還是爲了出人頭地當統治者底爪牙，不過沒有後來容易而已。從隋往後看，宋代雖有范仲淹王安石對於科舉辦法提出改革，但是科舉的精神與途徑並未改變。卻因王安石要以經術經世，並且叔了八股體制，更使科舉的內容與方法鑽進了牛角尖。所以到明代索性變經義爲死不通的八股。到清代更走到荒謬的路上。這一套，無非要使